

汪国真在诗歌《感谢》里写道：“让我怎样感谢你，当我走近你的时候，我原想采撷一枚树叶，你却给了整座枫林。”也许受诗人的影响，我喜欢秋天。

一次整理旧书，一片叶子从惠特曼的《草叶集》里掉了下来。乌桕！乌桕！时光一下子倒转三十年，定格在那个金秋十月最后一个周日的下午。

我走出汉语言文学自学考试的考场，曹老师拎着一袋书迎了上来。我接过手，迫不及待地翻看，有《海涅诗选》《歌德十四行诗》《草叶集》等，我爱不释手，全然忘了这个月曹老师大概不能吃肉了。我们有说有笑地走到车棚取车，等我们把书放到车兜里时，发现了一枚心形的艳红的叶子。曹老师是生物化学专业的，他不假思索地说，这是乌桕叶。我小心地拾起，怜爱地摩挲着。说实话，自从那次他指着路边的野草一本正经地告诉我“这是马齿苋”“这是荠菜”，我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原来这就是诗歌里的“马齿苋”“三色

堇”！而我前不久教孩子们读张洁的散文《挖荠菜》时，还特地查阅了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然后照本宣科，“荠菜，一年生草本植物……”真是汗颜得无地自容。

乌桕，多么有意思的名字！我把它夹在其中一本书里，跳上了曹老师的自行车后座……

一片叶子，见证了两个年轻恋人的爱情。叶子，凝固了岁月，沉淀了回忆。

今年元旦，给孩子们的礼物有些不寻常。在银杏叶上，拓一枚篆章。或曰“淡泊明志”，语出诸葛亮《诫子书》“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”，意在激励孩子们宁静致远，淡泊明志。或曰“读书不二”，语出《曾国藩家书》，意思是读书要专一，读完一本，再读下一本。或曰“禹寸陶分”，出自郑板桥所撰写的对联：曾三颜四，禹寸陶分。陶侃常谓：“大禹圣者，乃惜寸阴，至于众人，当惜分阴。”意在激励孩子们只争朝夕，不负

韶华。或曰“日知所亡”，出自《论语》，子夏曰：“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，可谓好学也已矣。”或曰“登高”，出自《荀子·劝学》：“吾尝跂而望矣，不如登高之博见也。”

孩子们如获至宝，兴致勃勃地吟诵着这些诗文，咀嚼着其中的深意。

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叶子夹进书里，收藏起一份期许。

还记得那个秋高气爽的下午，我和曹老师在苏州河畔漫步，红色的步道上卧着一层金黄的毯子，片片如金叶，翩翩舞纷飞。我们情不自禁地俯下身子挑选起来，一片一片地码在掌心，厚厚的一叠。回到家，再一片一片夹进书本里，让纸张慢慢吸出叶子中的水分。一周后，换一本继续“工作”。

曹老师盖章很专业，先把叶子在印托上放平，左手压着，右手拿印章，均匀地蘸上鲜亮的鲁庵印泥，轻轻地盖在银杏叶子上，再轻轻地拿开，等印泥干了，再夹到书里。就这样，盖完

四十多个，两个小时过去了。

我看着喜欢，一一地拍照，晒朋友圈。不想羡慕好多粉丝，有的公然索要。无奈再次求助曹老师。他想起前年去扬州，曾带回几枚古银杏叶。

他说，那是在“扬州八怪纪念馆”。展厅门前有两副楹联：郑板桥的“删繁就简三秋树，领异标新二月花”；金农的“三千余岁上下古，八十一文字奇”。馆内摆放了一组扬州八怪群雕像，或坐或立，或挥毫，或沉思，或长啸，或私语，形神兼备，栩栩如生。大厅后面是一处幽静的小院，是金农晚年的寓所，一座房屋门柱上挂有金农对联“且与少年饮美酒，更窥上古开奇书”。院内有一棵金农亲手种植的银杏树，据说已有500多年树龄，依然挺立，枝繁叶茂，像一位古老的圣者，凝视着尘世，超拔卓越。偶尔有几片叶子落在地上，曹老师捡了几枚，回来后夹在他的大幅书册里。

再盖上曹老师镌刻的“且留春住”“入眼秋光尽是诗”，朋友高兴得疯了。

送走己亥“猪年”，迎来庚子“鼠年”。值此金鼠祥年新正，笔者乘兴谈些与鼠有关题目的春灯趣迷，聊以贺岁。

在灯谜中，经常运用地支与生肖对应互扣手法，它俩几乎成了如影随形的谜中“搭档”（沪语，即“搭档”）。猜谜时，如果谜面上出现生肖，与其对应的地支往往藏于谜底之内；倘若题目上标示着表示地支的文字，那么生肖很有可能隐匿于答案之中。生肖中的“鼠”是与地支里的“子”相对应的，故凡见到句面中有“鼠”者，就该先往地支“子”字上寻思，然后揆度题意，顺藤摸瓜，求出谜底。先来看几条例谜，第一条，以“田鼠”打美国黑人作家理查·赖特所著的长篇小说《土生子》（注：别解为“田土里生出的老鼠”；子，扣“鼠”）；第二条，以“姑娘出生在鼠年”打亲属称谓“养子女”（注：别解为“养在子年的女孩”；子，扣“鼠”）；第三条，以“鼠年开门大吉”，打晚清画家别称“张子祥”（注：张，作“张开门户”解；子，子年，即“鼠年”；祥，吉祥。画家张熊，号子祥）等，这些都是用生肖“鼠”求出地支“子”的例子。

让我们再来反观以地支求生肖的“鼠谜”。如有人以鸟名“告天子”为面，打《水浒传》诨号“白日鼠”。此谜采用“分扣法”，以“告”扣“白”（均作动词“说”解），以“天”扣“日”，以“子”对应“鼠”相扣。又有人以“齐桓公之子”打医用动物“小白鼠”（注：小白，齐桓公的小名）；也有人以“清代画家黄易之子”打动物名“小松鼠”（注：黄易，号小松）；更有以“印子”打动物名“天竺鼠”（注：天竺，印度古称）者。这些谜除了以“子”求“鼠”外，还得用各种别称去探索谜底，其知识含量较多，颇耐人寻味。

笔者还见到过一种用与老鼠有关的常言俗语及民间传说等制成的“鼠谜”。例如以“老鼠过街，人人喊打”打音乐名词二：“共鸣、拍子”（注：鸣，叫；拍，打；子，扣“鼠”）；又如以“猫哭老鼠”打冠规格食品种类，谜底为“进口下水”（注：别解为“猫儿一面将老鼠吞进口中，一面掉下泪来”。下水，即家畜内脏统称）；还有以民间传说，也是传统年画题材中的“老鼠娶亲”为谜面，打常言“结对子”（注：结对，别解为“结婚配对”；子，扣“鼠”），这些谜都充满着生活情趣，所以很受猜者欢迎。

最后，留几条拙作“鼠谜”让读者新春猜玩，谜底请在本版找寻。1. 送走猪年，迎来鼠年（打9笔字一）；2. 生肖鼠为首（打二字《水浒传》人名一）；3. 《三侠五义》有“五鼠”，《水浒传》有“白日鼠”，《十五贯》有“娄阿鼠”（打四字古典文学名词一）。

个装着糌粑、酥油、奶渣等食物的盘子。她半弯着腰，口中似念念有词，等候在帐篷外。维斯拉姆告诉我，她的妈妈祝福我，吉祥如意！健康长寿！陪同我一起作客的白玛，变戏法似的，从羊皮袄里掏出一条洁白的哈达，让我献给老阿妈。我学着她的动作，又用大拇指和食指，在老阿妈手捧的“切玛”中，拈一点糌粑，一边向空中弹撒，一边口念：“扎西德勒。”

随后，我跟着维斯拉姆进了帐篷，盘腿坐在唯一的一块卡垫上。接过老阿妈递上的酥油茶，呷了一口，又尝遍了维斯拉姆一刻不停地上的奶渣、干肉、酸奶和人参果等当地的节日食品。

从元旦、春节到藏历新年，我第一次在西藏过了“三个年”，一个比一个更热闹，一个比一个更欢乐。尽管这已过去了近六十年，但想起当年在雪域高原的西藏藏北羌塘过年，除了兴奋，还是兴奋！

美丽的姑娘对我“三笑”，你想干什么？”我紧张得心怦怦直跳，准备起身，换个地方躲开姑娘的笑脸。“哈哈！”姑娘竟放肆地对我第三次笑。莫名其妙，这让我有点忐忑不安。此时我头顶上传来了熟悉的动画片《三个和尚》的音乐。啊！完全错了，原来姑娘被片中场面逗乐，发出笑声。车厢电视机正装在我座位上方，姑娘平视看电视，开心地笑。唐伯虎点秋香，三笑自作多情，我也差点经历了现实版的“三笑”，还是哈哈一笑了之吧。

江更生

岁贺鼠年谈『鼠谜』



让微信「息」一会儿

黄柏生



边看边聊

所有传情达意能称为“信”的交际工具中，“微信”是最谦虚内敛的，它自称“微”，却承载无限、传递疾速、功能日增，让善操作者魂守其舍，简直须臾难离。这不，著名学者、终身教授胡晓明先生近日写文提及：“我现在很羡慕那些不用微信的朋友，因为我惊讶地发现，我个人这一年的阅读方式持续产生重大的改变，转得太多，转得太快，结果并没有真正获得什么，沉淀什么，却心态浮躁，时不时要去抓手机，每天读不了几页书，全年竟然没有读完几本书！”这一状况，终于引发著作丰硕的学者的警觉和焦灼，遂与家人约法：“每个周末，我们三人都把手机锁在箱子里，好不好？”

胡老师的这一感慨，笔者揣度微信操作者尽人皆有。年末岁初的顷间，曾为人师的我，微信纷至沓来，五光十色，但未见一帧以手写我的心语，都是二手点发，频频撞脸：不看不舍，看了无得，付出的是真金白银的时光！——可爱处良多，可憾处必然伴生。

十年前，姜文拍电影《让子弹飞》，意思是做事不要太急，先等一会儿。微信创于2011年1月，而今日长夜大，兼容并蓄，衍成“六王毕，四海一，蜀山兀，阿房出”之势。于是，现在“子弹”尽可疾发，比如一个“表情包”即替代一长溜文字，爽！

我与胡老师举措不同的是：手机一天也不能封锁：突发事件咋办？而且，一周七天中，微信仍有六天陪伴，能专一从事？我则想让手机“息”一会儿：郑重晓喻朋友圈，有正事、急事及时来电，本人白天不涉“微”，迟复为歉。毕竟，正事多着哪！

还有，我觉得，有心声，尽量屏中手写，不然，一味触发“微中之微”的表情包，反应疾速，但敷衍含混，若用于至爱亲朋，则生分了。习以为常，既失礼数，连最常沿用的应用文也荒芜了！

去年春节，我心血来潮地带老妈去浙江二弟家过年。车站里到处人山人海，那天我推着老妈的轮椅挤在步履匆匆赶着回家的人群里。一位年轻人问我是什么车次？“大家庭”里年味浓

在雪域高原的西藏，藏北的寒假比暑假还长。这段时间天气最恶劣，天天狂风，常常暴雪，零下十几度是常有的事。但寒假中，接二连三的过年却让我心里暖洋洋的。

1963年，我刚满20岁，那是我第一次在藏北过年，忙忙碌碌、欢欢喜喜。元旦、春节，地区照例组织文艺晚会。晚会的主角，当然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和音乐老师。藏族学生天生能歌善舞，又有原

在西藏过年

徐文达

歌舞团的郑老师指导，还有我这个尚可“滥竽充数”的手风琴手，两台文艺节目，引得啧啧称赞。春节刚过，雪花漫天乱舞，羌塘又成了银色世界。一天黎明，我还在睡梦中，被屋外“咔嚓咔嚓”的踩雪声和轻微的话语声惊醒。我住的是没有房门的旧房，难免有些提

心吊胆。我警惕地一骨碌坐起，两眼紧盯着用红布当窗扇的窗户，竖起两耳，仔细倾听外面的动静。

白雪映照下的红布上，隐隐约约有晃动的人影，还有一只手，正在撩动红布，脸贴着红布向屋里张望。我的心扑通扑通乱跳，真有点害怕。忽然，隐约传来一声轻微又清晰、似乎有点熟悉的“盖啦！盖啦！”（藏语：老师）的声音。

原来是班长维斯拉姆。顿时，我惊呆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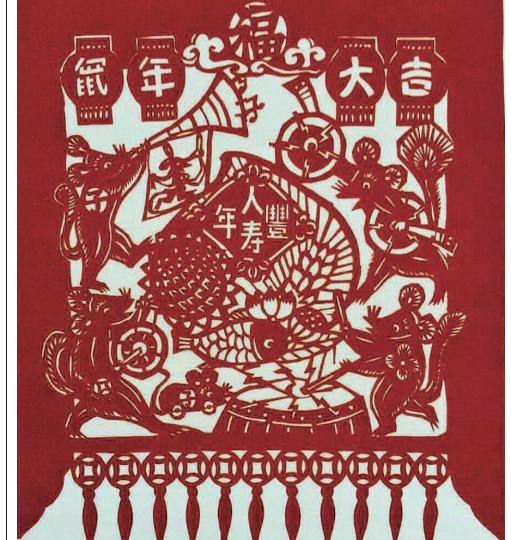
同学们双手捧着洁白的哈达，站在雪地里，似乎在等待什么。我打了一个寒战，赶紧把那当门用的木板挪开，请同学们进屋来。没等我开口，同学们齐声说道：“盖啦！扎西德勒！”我茫然不知所措。

维斯拉姆用不十分流利的汉语接口说：“今天是藏历年，我们给老师拜年来啦！祝您身体健康！扎西德勒！”

同学们依次给我献上了洁白的哈达。我只是重复：“谢谢！谢谢！”接过最后一条哈达，我脱口而出：“大家扎西德勒！”一阵善意的笑声，顷刻使屋里洋溢出节日欢快的热烈气氛。

老天爷开恩，清晨气温虽低，但雪已停止。我跟着住校的学生，踩着厚厚的雪，一家家去拜年，去感受藏历年的新年隆重、欢乐以及藏族同胞们的好客与热情。

第一家是维斯拉姆的家。听到叽叽喳喳的声响，老阿妈手捧着“切玛”来迎接我们。这是一



鼠年大吉（剪纸） 沈梅芳

道：“没事，下一班车马上就到。老太太有专座，老先生估计得受委屈没座了。”下一班车来了后，他帮我推着轮椅，上车后，又把我们托付给一位笑吟吟的列车长姑娘。“老

弟来接站，大门里即闪出个中年妇女：“爷叔，可别让老太太吹在风里，你们进来暖和一下吧。”我推着妈进门，一股食品香味扑面而来，这才想起已经过了饭点。我问老妈想吃点啥垫垫饥？老人答：“就拿几个包子。”店主饶有兴趣地问：“老人家高寿？”母亲说，过了年是93岁。那妇女惊讶了：“不错啊，九十多岁还这么健！好

福气啊！老人家别客气，包子我请客！”老妈摇着头打趣道：“谢谢，我不要拿群众一针一线。”我笑着随即付钱：“母亲原则性强呢。”

正说着，大弟弟来电话了，一会儿他也来到了超市，推着轮椅说：“妈、哥，我们回家吧！”我欣喜地说起一路遇到的新风尚，其实我们已经到家了，社会大家庭里的年味真浓！

义乌车站到啦，列车长小心地送我们出车门，热情地把我们交接给了站台的服务员。服务员小伙子推着老妈的轮椅和我一起出了车站，还留下了手机号给我：“有困难再找我。”

我们在车站旁小超市门口等弟妹，我们在车站旁小超市门口等弟妹。

旅游



三笑

周成树

午间，地铁车厢很空。我坐在靠车门的座位上，闭目养神。突然，孩子的吵闹声惊动了我。我微微张开眼，发现对面坐着一位长发、圆脸、大眼、看上去很文静的姑娘，她甜甜地向我一笑。“难道姑娘认识我？”我绞尽脑汁地搜索自己的亲朋好友，“不认识！”结果出来了。我避开美丽姑娘的眼光装睡。可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不停用余光偷偷地向姑娘瞄眼。

“啊呀！”我吃惊地暗叫一声，姑娘仍不动声色地又对我优雅地一笑。“姑

娘，你想干什么？”我紧张得心怦怦直跳，准备起身，换个地方躲开姑娘的笑脸。“哈哈哈！”姑娘竟放肆地对我第三次笑。莫名其妙，这让我有点忐忑不安。此时我头顶上传来了熟悉的动画片《三个和尚》的音乐。啊！完全错了，原来姑娘被片中场面逗乐，发出笑声。车厢电视机正装在我座位上方，姑娘平视看电视，开心地笑。唐伯虎点秋香，三笑自作多情，我也差点经历了现实版的“三笑”，还是哈哈一笑了之吧。

来到二楼，我告别了热心的人们，推着轮椅走向绿色通道，但我们还是走错了地方。等我们赶到正确的位置，列车已缓缓启动。站台的服务员见了，安慰